

TULUFAN CHUTU WENSHU CIYU KAOSHI

# 吐鲁番

## 出土文书词语考释

伊吾軍

蘇上西庭文度使

軍州應納北

吐鲁番学正在成为与敦煌学媲美的又一世界显学，本书全面系统地考释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疑难词语，以广博的征引，谨严的立论，朴实的风加固着吐鲁番学的基础。

石  
并於冬碩壹所住該位合前

吐魯番

出土文書詞語考釋

王月波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王启涛编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5.4

ISBN 7-80659-716-6

I. 吐… II. 王… III. 古书契-词语-研究-吐鲁番地区 IV. K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144 号

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

王启涛 著

责任编辑 冯 杰

封面设计 何东琳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28)87427333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 × 142mm

印 张 27.25

字 数 650 千字

书 号 ISBN7-80659-716-6/K·114

定 价 5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学术丛书第二辑编委会

---

名誉主任 钟仕伦

主 任 李 诚

副 主 任 邓英树 李 凯 唐小林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光治 马正平 李天道 刘永康

刘朝谦 吴明贤 杨亦军 周及徐

曹万生

## 作者简介

王启涛，男，生于1965年，汉族，四川仪陇人。博士，教授。2002年7月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吐鲁番学、汉语言文字学。出版专著《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巴蜀书社）、《天汉精神》（四川教育出版社）、《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巴蜀书社），《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巴蜀书社）、《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巴蜀书社）、《吐鲁番学》（巴蜀书社），译著有《娜娜》（四川文艺出版社）。在《中国语文》、《中国史研究》、《古汉语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2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文科一等）一项（2003），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一项（2004），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三项（1999、2002、2004），科研成果获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2004），四川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2003）。

## 总序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立已近七周年了。回忆建院之初，可谓筚路蓝缕，百废待举。生计尚且艰辛，何谈科研！然而就在此际，我们却依靠“化缘”而来的一点经费，设立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科研基金”，并制定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科研奖励条例”，从而启动了文学院科研新的里程。

近七年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已经成长为拥有三系五所、六个本科专业、十一个硕士授权点含八个二级学科点、二个独立招生的三级研究方向和一个专业硕士点的科研教学实体。教学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教学任务的日益繁重，然而可喜的是文学院的广大教职工，尤其是中青年教职工却敏感到科研较之以往的更加重要。因为教学中科研含量比重越高，就越能从根本上提高教学的质量，这也正是学校“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的战略方针实施的保证。于是他们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读博士、搞科研，开创了中文系——文学院有史以来令人欣喜最为繁荣的科研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2001年应运而生。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是一种文学院所属专业之内、不拘形式的丛书。凡属文学院教师所著且受文学院出版资助的学术性专著皆在其列。《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则以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为单位组织编写。我们希望文学院所属各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将来都能认真编写一套适合自己学生的，反映出自己专业水平和特色的教材，这也是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规范培养规格和模式有效的途径。

近七年来，文学院随着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逐步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最近两年的年投入额皆在40万元以上。现在在学校的关怀和出版部门的支持下，《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系列教材》两种丛书第二批又开始出版，显示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科研又跨上了新的台阶，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编委会

2004年9月

## 前 言

吐鲁番出土文书被誉为高昌历史的秘密资料库、西域文化的地下博物馆、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文化的百科全书<sup>①</sup>。吐鲁番出土文书在许多方面的价值不逊于敦煌文书。首先，吐鲁番文书的发掘早于敦煌文书。从 1895 年开始，俄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古寺庙遗址劫走古写本经卷，后来，俄、德、英、日等国学者亦来此带走了大批汉文和民族文字的写本文书。而敦煌文书的大量发现是在 1900 年左右；其次，吐鲁番文书的时代上限与下限都超过敦煌文书，绵延的时间更长。在吐鲁番文书中，最早者为吐峪沟寺庙遗址所出写有“元康六年三月十八日写已”题记的《诸佛要集经》残卷（现藏日本），最晚者是元代的文书，如高昌古城所出《至元十七年（1280 年）善斌卖身契》三种。整个盆地所出也以十六国至高昌国和唐前期的文书为大宗<sup>②</sup>，而敦煌文书中出

① 参考王嵘《故国寻梦——高昌》，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5 页。

② 陈国灿《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收入《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土的纪年最早的社会文书是《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现藏伦敦,编号为S113)。另外,吐鲁番出土文书在内容上比敦煌文书“更加丰富多彩”<sup>①</sup>,吐鲁番文书的价值可能相同于或者高于敦煌文书。童丕指出:“敦煌宝藏从整体上来说,是来自寺院图书馆,或者说藏经洞。因而所反映的世俗特征很不明显。这与吐鲁番文书的情况不一样。”<sup>②</sup>所以,吐鲁番文书“其内涵因时代的不同而较敦煌写本更为丰富。所获文书正好补充了敦煌文书中北朝隋唐世俗文书的不足,也为吐鲁番本地保存了连续的档案记录”<sup>③</sup>。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与敦煌学媲美的又一世界显学<sup>④</sup>。然而,也正是由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大量来自民间,其中充满大量的俗字和俗语词、口语词,同时,由于其中还有许多行政公文,充满大量术语词,并且具有文体的固定格式和词汇特征,这就给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正确释录带来巨大的困难。前贤时彦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功不可没。但由于不少学者不是专门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精力有限,所以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俗字、俗语词、术语词不得其解和解释错误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不仅较为严重地影响到吐鲁番学的研究和应用,而且影响了汉语史研究。主要问题有四:1.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者往往对大量的俗字、俗语词和术语不得其解而误录、误释和误注,从而造成大量学者在引用吐

①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② 童丕著、余欣、陈建伟译《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0页。

③ 荣新江《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④ 参考王炳华《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王嵘《故国寻梦——高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鲁番出土文书时的文字和词汇硬伤，造成郢书燕说，南辕北辙；同时，由于吐鲁番出土文书阅读的文字与词汇难度，许多领域的学者常常不参考和阅读原卷或原卷图片，从而使整理者的释录错误得以蔓延；2. 汉字史学者和汉语史学者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不足，从而使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失去了宝贵的语料，在断代研究方面断了一条宝贵的“链”，而断代史研究是通史研究的基础，“链”的缺乏，将损害整个汉语通史研究的完整与科学性；3. 汉语各类词典的编纂由于缺乏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重视与研究，在编纂词典时对这一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往往忽略，从而影响了辞书的编写质量；4. 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这样的应用文书，从体裁角度来考察其语言、词汇、文字的风格不同，这一点前贤时彦似乎从未做过，而这一点对于敦煌吐鲁番学与汉语史研究都是极为重要和迫切的。所以，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文字和词汇进行全面而扎实的研究，将给在各个领域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学者完成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种工作可能朴实而无华，但劳苦而功高。

2002年10月，我从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后，前往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投张涌泉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确定博士后研究课题时，张先生说：“你就做吐鲁番出土文书这一块如何？你在博士阶段做的课题是敦煌法制文书，应该有这个基础。”实际上，张先生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一直非常看重。这可以从后来他为我申报填写的《第三十四批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申请表》所写的推荐意见中看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唐代前后的写本文书，这些文书，未经后人校刻窜乱，保存着当时写本的原貌，是研究当时语言的非常珍贵的‘同时资料’。特别是其中大量的案卷契约

等民间文书，更是研究当时活的语言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的研究至今还没有人系统地做过，这不但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缺陷，而且也对这些文书的整理研究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更为可惜的是，不少学者由于在语言文字学上特别是俗字、俗语词以及近代汉语上的功力有一定限制，从而存在较为突出的、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误读、误断、误释、误校和误注的现象，王启涛申报的课题《吐鲁番出土文书词汇研究》从吐鲁番出土文书原卷或原卷图片入手，拟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第一次对迄今出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文字与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释读、整理、考释和研究，为从各个角度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学者提供一个比较扎实可靠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读文本，同时总结吐鲁番出土文书文字与语言的考释方法，这将有力促进吐鲁番学，并对汉语史研究和词典编纂起到重要作用，填补吐鲁番学和汉语史研究的一片空白。”这一课题也引起老一辈学者的关注。张永言教授在《推荐书》上也寄予很大的期望：“王启涛教授 1999 - 2002 年在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从董志翘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到浙江大学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中心从张涌泉教授做博士后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课题均是以敦煌吐鲁番法制文献为研究对象，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也集中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方面。在研究的时候，他非常注重对出土文献资料的核对、释录，以保障语料的准确性，同时，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术语词、口语词、俗语词和俗字以及文书语体特征等都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对汉语史研究非常必要。王启涛教授具有良好的外文基础，善于吸取海内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果，且学习和工作非常勤奋扎实，现在他申报《吐鲁番出土文书词汇研究》，将对

海内外能够收集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语言和文字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非常重要的工作，相信他一定能够取得预期成果，因此我乐于郑重推荐。”而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董志翘教授也在《推荐书》里给予殷切鼓励：“相对于敦煌文书研究来说，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而以往一些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著作，从语言的角度人手盖寡。因对文书中的俗字、俗语、术语措意较少，在文本识读整理方面存在相当数量的问题，这对吐鲁番学和汉语史、汉字史研究都是极为不利的。王启涛同志所申请的课题《吐鲁番出土文书词汇研究》，将直接从吐鲁番出土文书原卷或原卷图片入手，从语言文字学角度对迄今发现的全部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文字与词汇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课题将这一时期的词汇与文字置于当时广阔的人文、历史背景之下，既有疑难字词的考索，又有常用词、构词法、词汇系统演变的宏观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2003年，我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方面的一个研究课题《吐鲁番出土文书词汇研究》被批准为第三十四批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文科最高等额资助），2004年，我申请的另一项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课题《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年，我申请的《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导论》被批准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本领域的专家和师长们对我所从事的工作的支持，我在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的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倾其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在吐鲁番学的探索和研究上有所进展，以不辜负师长们的期望。

目前呈献给各位的这本小书——《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便是以上课题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我做这项工作的程序是：

首先，以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四巨册（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和陈国灿、刘永增先生编的图录本《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版）所刊载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原卷图片为依据，进行逐字识读，并以字词为单位，以音序排列，逐字、逐词穷尽式收入电脑。然后，将每一个字和词与《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两部工具书相对照，凡是两书已经解释的词语，均不在《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收录之列。所以，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的字和词，满足六个条件中的某一项。这六个条件是：第一，《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未收录该词；第二，《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虽然收录该词但漏释有关义项；第三，虽然收录，但诠释有误；第四，虽然收录，但无释义的；第五，虽有收录、释义，但是没有语例；第六，虽然有释义，但是几说并存、缺乏判断取舍。

由于书名为《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因此对一些词语的词义解释，力求考证详实，论据充分。对其词义进行探源溯流、求其汇通；对前贤时彦在一些词语的训释个案上进行考察、评议与判断，同时，从词汇史角度对一些词义的演变（包括常用词、术语词）、新的构词法以及词汇系统的变化（包括词汇语法化、词汇双音化）进行分析。同时，尽量将词汇意义的变化置于当时广阔的人文、历史、地理背景之中，寻求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诸方面探求词义变化的原因与轨迹。

本书的体例是：

- 一、根据音序，排列所要考释的词语。
- 二、每一个词条，首先释义，然后以传世或出土文献的相关

语料或出土实物为佐证，继后便是吐鲁番出土文书语例（语例为了保持原样，个别字根据需要不得不采用繁体字，特此说明）。如果需要，再与其他文献做横向或纵向比较。吐鲁番出土文书语例先列编号，然后是文书题目，最后是该件文书和被释词语在唐长孺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以及陈国灿、刘永增《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出现页码。被引用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语例，若某字看不清楚或缺字用“□”表示，不知字数的缺文用“□”来表示。

三、不少词条有“按”。主要是从词汇史和文化史角度探索该词义的来龙去脉。一些按语是对前贤时彦在训释本词语时的观点进行评议和判断。

兹举四例。

#### 【匕列】

比例。可以作为比较的事例、成例。“匕列”疑为“比例”之形省。《说文·比部》：“匕，相与比叙也。”徐灏注笺：“匕，比古今字。匕，相与比叙也。比，密也。密即比叙之义。凡比例、比次、比较，皆比叙也。”王筠句读：“比叙者，比较而次叙之也。”“列”同“例”。《集韵·祭韵》：“例，《说文》：‘比也。’亦省。”《礼记·服问》：“罪多而刑五，丧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郑玄注：“列，等比也。”陆德明《释文》：“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又请比较“比例”。汉王充《论衡·程材》：“不晓簿书，置之于下第；法令比例，吏断决也。问吏治事，必问法家。”《南齐书·王僧虔传》：“世中比例举眼是，汝足知此，不复具言。”宋司马光《辞知制诰第三状》：“不问能否，比例从事。不顾是非，此是国家之弊法。”《明史·姜志礼传》：“继此而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请，将予之乎？不予之

乎？”64TAM15: 22 唐某人夏田契（2-36）：“虫贼破，随大匕列，种大与大，种小□□。”

按：廖名春《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词管窥》（《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1期）言：“匕，即‘化’字。《说文》：‘匕，变也。从倒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倒人为匕。死也。经传皆以化为之。’段玉裁《说文注》：‘今变匕字尽作化，化行而匕废矣。’《玉篇·匕部》：‘匕，变也。今作化。’‘大匕列’即‘大化例’。‘化’有‘俗’义，《盐铁论·本论》：‘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红楼梦》第111回：‘世人都把淫欲之事，当作情字，所以作出伤风败化的事来。’‘化’皆可训‘俗’。”似求之过深。又考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比部》：“比，例也。”《礼记·王制》：“疑狱，死与众共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郑玄注：“比，已行故事曰比。”《后汉书·桓谭传》：“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李贤注：“比，谓类例。”皆可资比较。

### 【逋悬】

拖欠。同义复词连用。《广韵》上平声十一模：“逋，悬也，博孤切。”又《正韵》：“逋，欠也。”则“逋、悬、欠”三词均为同义词，意义均是“欠”。《三国志·吴志·华核传》：“夺其播植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72TAM230: 61 唐通感等辩辞为征纳逋悬事（4-86）：“□□案内具有逋悬未纳研斗，使司牒州，州司□□遣令征纳。”72TAM230: 49 武周天授二年（691年）总纳诸色逋悬即屯收义纳粮帐（4-78）：“摠纳诸色逋悬及屯收义纳粮摠叁阡柒佰捌拾陆硕貳研壹胜。五百九石三斗六升诸色逋悬 四百七十七石粟。”请比较64TAM35: 29 (A) 武周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史玄政牒为请处分替纳逋悬事（3

-496):“令狐隆贞欠垂拱四率逋悬米三斗三升二合,青科七斗二升,粟一石四斗。”又请比较伯 2696《中和五年三月十四日车驾还京大赦制》残卷:“其中和三年已前逋悬,并宜放免,仍令所司先具分析申奏。”又请比较敦煌文献中与之相关的词语“悬欠”。伯 3608, 3252《垂拱职制户婚厩库律》残卷:“即因市易乘利及悬欠者,亦如之。”斯 3877 背《唐乾宁四年平康乡百姓张义全卖地契》:“立契当日交相分付讫,一无悬欠。”《旧唐书·宣帝纪》:“天下州府、钱物、斛斗、文簿,并委录事参军专判,仍与长吏通判,至交代时具数申奏,如无悬欠,量与减选注拟。”其次,在敦煌契约文献中,有“悬”独用以表示“欠”,《敦煌资料·宋乾德二年史汜三嗣文书 分家遗嘱样文》:“所悬城外庄田,城内屋舍,家湖产业等畜牧什物,恐后或有不亭争论漏并或有无智满(谩)说异端,遂令亲眷相憎,骨肉相毁,便是吾不了事。”“悬欠”一词还见于敦煌其他文书。斯 1398《太平国(引者按:“国”疑衍)兴国柒年二日廿日赤心乡百姓吕住盈、阿鸾兄弟卖地契》:“当日交相分付讫,无升合玄(悬)欠。”曾良释:“‘悬欠’即久远拖欠。”(曾良《敦煌文献字义通释》,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0 页)《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年缩印本)第 4394 页释为:“久欠未清。”以上诸家之说可商。又请比较沙州文录补《乙丑年(公元 965 年)都头王保定还舍地价凭》:“于都头王保定边舍地贾升合不欠,并总乾坤湿填还足。”“升合不欠”正可以与我们的“无升合玄(悬)欠”相比较。

在汉语史中,还有“逋贷”、“逋欠”、“逋责”、“逋租”,“逋赋”,意义均为“拖欠”。董志翘先生已有详论(参考董志翘《训诂类稿》。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32 页),兹不赘



述。

### 【勿勿】

疲惫虚弱。请比较《全晋文》卷二二王羲之杂帖：“向又惨惨自举哀，乏气勿勿。”又：“仆日弊而得此热，忽忽解日尔。力遣不具。王羲之白。”72TAM169：26（B）之二高昌书仪（1-234）：“吾诸恶勿勿，力及不悉。”72TAM169：26（B）之三高昌书仪（1-235）：“与弟妹书。题云某官弟。六月某报：但热，如复可不？吾诸弊勿勿，及书，伏愿耶婆万福。”

按：“勿勿”一词是汉语史上的一桩公案。北齐颜之推已经不甚了了。《颜氏家训·勉学》：“世中书翰，多称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残缺耳。案《说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方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勿遽者称为勿勿。”此说一出，后世相继沿用，几乎成为定论。无论是新旧《辞海》以及台湾编《中文大辞典》，均袭用此说。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郭在贻才发表论文指出其义为“疲倦困顿”之意。然而，限于当时条件，郭在贻先生主要是从晋代王羲之等人的法帖里找语料。至于在近代汉语中是否有语料，其意义如何，郭在贻先生没有证据，因此，例证不免淡薄。恰好，我们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了一批书信语料，而且，恰好就有“勿勿”的使用语料，可以补证。另外，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234页、第235页录为“勿々”。误。“勿勿”为“困乏、疲倦”，乃中古书信里经常使用的口语词，请比较《全晋文》卷二二王羲之杂帖：“向又惨惨自举哀，乏气勿勿。”卷二三：“十一月五日羲之报，……吾悉不适，弟各佳不？吾至勿勿。”按同卷又一帖云：“十二月一日羲之白：……人甚忧。耿耿，消息比佳耳。吾至乏劣。”两相比较，“勿勿”即“乏劣”，